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天史 第三卷 殘三〇六案

一、蚩尤 蚩尤，姜姓，炎帝裔也。好兵喜亂，作刀戟大弩以暴虐天下，兼併諸侯，貪欲無度。炎帝榆罔不能制，命居少顛，以臨西方。蚩益肆其虐，出炎水，登九淖，以攻炎帝於空桑。炎帝避居涿鹿。軒轅乃命師攻之，戰於涿鹿之野。蚩尤能作大霧，軍士皆迷。軒轅為指南車，以示四方，遂擒蚩尤，戮於中冀，因名其地曰絕轡之野。

論曰：嗟乎！害氣伏陽，天開殺伐。疑戰萬年，玄黃其血。君子慎之於扶抑間矣。

二、舜殛四凶

《左傳》太史充曰：舜臣堯，賓於四門，流四凶族。渾敦、窮奇、■机、饕餮，皆惡獸也。能為害人，故天下之人，目為四凶。投諸四裔，以御魑魅，故虞書曰：賓於四門，四門穆之，無兇人也。堯有一載，殛鯀於羽山，放兜於崇山，流共工於幽州，竄三苗於三危，四罪而天下咸服。

論曰：書契在唐虞者，不可考矣，故四凶之惡無聞焉。曰鯀方命圯族，治水績用弗成，兜比周罔上，共工史觸天，女禍補之，三苗遺種至今存，詎可盡信乎？姑闕而不論云。

三、桀紂

夏桀，名癸，貪狠無道，能申勾鐵，負其才力，不務德武，傷百姓。伐有施氏，得妹喜而嬖之，為瓊室象廊，瑤台玉牀，行淫縱樂。殺諫臣關龍逢，召湯囚之夏台。湯修德，諸侯皆歸。率兵伐桀，桀走南巢，放而死，湯乃踐天子位，代夏以有天下，國號：「商」。商傳二〇八主而生帝辛，謂之紂。紂資辨捷敏，材力過人，拒諫飾非。愛妲己，作新淫聲。北里舞，酒池肉林，使男女裸逐，為長夜之飲，縱淫樂。重刑辟，百姓顛怨。為炮烙之型，醢九侯，脯鄂侯。西伯聞之竊歎，並囚西伯。賂以美女奇貨，釋歸。西伯陰行善，天下三分有其二。以服事殷，西伯卒不伐紂。子發立，是為武王。天下叛殷，會周者八百國。紂猶淫亂不止，殺王子比乾，剖其心視之。微子去，箕子佯狂為奴，民為之歌曰：「天曷不降威，時日曷喪？」紂聞之，曰：「我生不有命在天乎？」暴虐滋甚。武王乃率天下諸侯伐紂。紂發七〇萬人距武王，皆倒戈反開周。二月甲子，紂走鹿台，衣珠玉自焚死。

論曰：當桀之暴也，不知有南巢也。湯放見天道焉。然遂以此王天下，君臣之間，一大變局哉！而德盡數終，安得無鹿台之孫子耶？武王又步其後轍矣。得失之於子孫，何若券也。予曆數夏殷，惟周享八百。孔子曰：文王可謂至德也已矣。吾從周，然而天道於此深焉矣。

四、秦始皇無道

秦始皇，名政，秦莊襄之子，呂不韋之姬所生也。鷙鷹豺聲，剛毅深戾。初並天下，以咸陽不堪居，起七〇餘萬人築阿房宮，連絡三百餘里。惡先王之道不便，用李斯謀，焚書坑儒。鑄金人〇二，聚天下之兵。築長城以避胡，游四海以求不死藥。頌功勒石，自以為萬世有天下也。三〇六年，有使者夜行過華陰，鬼遺使者璧，曰：「為我遺東君，今年祖龍死。」明年，巡東海，至瑯邪，西至平原津而病，崩於沙邱。丞相李斯恐變，為置涼車中，載鯁魚亂其臭。通宦者趙高，殺太子扶蘇而立二世。二世為高所弒，傳立子嬰。項羽入咸陽，燒秦宮闕，殺嬰亡秦，計〇四年而國亡。

論曰：吾讀太史公《秦本紀》，乃知秦之積惡深矣。習戎狄之行，棄禮樂之化，自商君刻深，至政而愈振焉。棄天滅人，古未有者。死未寒而地分，至二世而督責愈力，欲不亡得乎？嗚呼，鬼物遺璧，賊臣滅宗，天之報亦彰矣哉！

五、項羽烏江自刎

項羽，名籍，楚將項燕後。長八尺，力能扛鼎，才氣過人。秦亂殺守令起兵，立楚懷王孫心為義帝。暗啞叱咤，萬夫皆發，所過城邑無不屠滅，殺楚卿子冠軍宋義，坑秦降卒二〇萬人於新安。西屠咸陽，殺秦降王子嬰。燒秦宮室，火三月不滅。收寶貨婦女而東，自立為西楚霸王。背約不王漢，徙義帝於長沙，陰使其將季布殺之。數敗漢，多殺傷，睢水為之不流。漢五月圍羽垓下，兵散，漢皆楚歌。羽夜飲帳中，怨歌曰：「力拔山兮氣蓋世，時不利兮騅不逝。騅不逝兮可奈何，虞兮虞兮奈若何！」泣數行下。冒圍走，陷大澤中，東渡烏江，曰：「天亡我也！無顏見江東父老。」遂自刎。漢將王翳取其首，餘騎踐踏爭割，分其體為五。項羽遂亡。

論曰：羽重瞳絕力，用兵若神，亦人傑哉！乃功成弒主，滅信好殺，欲以人力勝天，不亦悖乎！雖然，秦惡極矣，非羽不能報也。天生羽而報秦，則羽之材亦天授也。然則，君子當用天，不當為天所借也。

六、齊王驕暴擢筋

齊王滅宋而驕，乃侵楚及三晉，欲並二週為天子。狐正議之檀衢，陳舉直言殺之東閭。燕昭王日夜撫循其人，益以富實，乃謀伐齊。於是，使樂毅約趙、啖秦、連楚及魏。諸侯害齊王之驕暴，皆許之。燕悉起兵，使樂毅為上將軍，並將秦、魏、韓、趙之師以伐齊。戰於濟南，齊師大敗，王出走。毅入臨淄，取寶物祭器，輸之於燕。燕王親之濟上，勞軍行賞，封毅為昌國君，留偃齊城之未下者。齊王之衛，衛君辟宮舍之，稱臣供具。王不遜，衛人侵之，去奔鄒魯，又有驕色，鄒魯不納，遂走莒，楚使淖齒將兵救齊，因為齊相。楚欲齊燕地，乃執王而數之曰：「千乘博昌之間，方數百里，兩血沾衣，王知之乎？」曰：「知之。」嬴博之間，地折及泉，王知之乎？」曰：「知之。」「有人當闕而哭，求之不得，去則聞重聲，王知之乎？」曰：「知之。」齒曰：「兩血者，天以告也；地折者，地以告也；當闕而哭者，人以告也。而王不戒焉，何得無誅？」遂擢王筋懸之廟梁，宿夕而死。

論曰：齊自伐燕之亂，五旬而舉者，至是殆三〇年矣。至王驕殘，燕一舉而墟其國，天道好還，詎不信耶？迨一傳而至建，松柏興歌，其國遂滅。然則，強弱虛盈，更迭為之矣。

七、白起坑卒

白起善用兵，為秦昭王將，封武安君。伐趙長平，報上黨之怨也。趙受反間，以趙括代廉頗。括屢戰不利。秦遮絕趙糧道，降趙卒四〇萬人。起恐為亂，挾詐而盡坑之於長平。血流成川，沸聲若雷，前後斬首虜無計。趙割地以和。明年，秦復攻越邯鄲，遣兵不果行。秦王怒，賜之劍使自載。死之日，引劍將自刎曰：「我何罪於天而至此哉？」良久曰：「我固當死矣，長平坑卒數〇萬人，是足以死。」遂死。

論曰：誅降殺順，大不義也。弱鳥投人，猶為依依。一日而坑四〇萬，為造物忌必矣。何至引天咎？曰「是足以死？」然而亦已晚矣！

八、商鞅作法自弊

商鞅，衛之諸庶孽公子也。好刑名之學。事魏為中庶子，魏不用而入秦。因孝公寵臣景監，求見，說以強國變法之令，峻刑尚功，逆民反古。令既具，立木以南門，予徙者五〇金以示信。民之言不便者以千數。太子犯法，黥其師公孫賈，刑其傅公子虔，又劓之。民始趨令。為大築冀闕宮廷於咸陽，自雍徙都。令民父子兄弟同室相禁，有連坐告奸之法，有棄灰、偶語、腹誹之刑。決獄渭水盡赤，赭衣滿道，民無完膚。雖日富強而民不堪命。行之數年，鞅伐魏，欺虜公子，盡破其軍。魏獻河西之地，秦封鞅為商君。商君相秦〇年，孝公卒，太子秦惠王立，發吏捕商君。商君亡至關下，欲舍客舍，舍主曰：「商君法嚴，舍人無驗者坐之。因不納。」商君曰：「嗟乎！為法之弊一至此乎！」因走魏，魏弗受，曰：「商君，秦之賊，弗歸不可。」遂納之。秦惠王車裂商君於市，滅其家。

論曰：先王知人情之不可以法治也。養老恤孤，尊德序禮，而民猶不返古。至於刑罰，羈縻之而已。嘗按商君開郡縣阡陌，後

世亦有便之者，但陰狠峭深，操之太急，是欲以秋冬之氣治天下者，求陽和得乎？故作法自弊，而秦亦以亡天下。詩曰：得人者興，失人者崩，怨毒之於人甚矣哉！

九、晉司馬氏自剪宗親

晉武帝司馬炎篡位自立，因懲魏孤立之弊，欲大封宗室以自強。故兄弟皆封王，假節授以大郡，得督中外諸軍事。國中長吏皆得以自選。及武帝崩，傳位惠帝。趙王倫以平賈后之亂，自為相國，加九錫，殺淮南王允及諸大臣。永寧元年，遷帝金墉城，殺太孫臧，倫自稱皇帝。齊王、成都王穎、河間王■等迎帝還宮，收倫及其子皆賜死，凡內外殺■餘萬人。齊王以平趙王倫之亂，自為大司馬輔政，加九錫，與穎、■相圖。驕晏樂蕩，不入朝省，拜百官不告，嬖寵用事。中外失望。河間王■聽長吏李含之謀，表陳■罪，請檄長沙王義討，以成都王穎輔政，遂使張方舉兵趨洛陽。義入宮輔天子攻，斬之。是日大戰，矢集御前，群臣死者相枕。初，河間王■以李含謀，欲齊王殺長沙王義而後討之，廢帝立穎，因乘便圖穎自立。不虞義遂誅，不如所謀，因嫌義居內有功，不得逞其欲，■與穎遂表義爭功擅政，請遣義還國，乃以張方、陸機為都督，將兵二■餘萬，中洛陽奉帝入芒山。張方入就城大掠，死者萬計。東海王越收義，使張方多殺之。穎入京為丞相，尋還鄴。

司馬■表穎為皇太弟，自為大宰。穎僭侈日甚。東海王越奉帝徵穎，檄召四方兵■餘萬。東安王司馬由勸穎出迎請罪，穎不從。遣石超拒戰。乘輿敗績，帝頰中三矢，侍中嵇紹死之。穎執帝入鄴，改元，殺東安王由。及幽、並兵至，奉帝御犢車還洛陽，舍卒南奔。至於貧黃門錢三千，為帝道中買飯。帝喪履，納從者之履。窘■無策，遂為張所劫，遷帝於長安。後軍府藏為空，太宰■廢穎，以越為太傅。惠帝光熙元年，穎據洛陽復謀叛，為長史劉與所誅。

初，■與張方劫帝，司馬越傳檄討張方，使人說太宰■，奉帝還洛，約與分陝為伯，■不從，及■殺張方，送首於越，請和。越不許，遣將祁弘帥師攻之。■逃入太白山中。帝從東還，內外皆服於越。越自為太傅，錄尚書事。帝中毒崩，越召■未至，為南陽王模所殺。後永嘉五年，劉曜寇長安，模出降，亦為曜所殺。

司馬越以討張方之亂，奉帝東還，政由己出。惠帝即崩，懷帝元嘉元年二月，越殺故太子清河王覃及中書令繆播。帝舅王延等數■人，使將軍何倫領東海國兵數百人入宿衛，倫因抄掠公卿，逼辱公主，帝亦惡越專權，密詔苟■討之。遂下詔。越遂憂死，以喪還葬東海。石勒率輕騎追之，戮其屍，曰：「亂天下者，此人也。吾為天下報之！」世子及宗室四■八王，皆死於勒漢，遂陷洛陽。劉曜、王彌、石勒皆引兵入室，大掠。殺太子詮等，發掘諸陵，焚官廟佛寺，貴官宗室死者數萬人。劉曜自納羊後，遷帝及六璽於平陽。晉室遂微。

論曰：百足之蟲，死而不殤。以其扶之者眾也。束箭難折，孤掌不鳴。王者有親親之經，所以為盤根固本計耳。典午氏以偏反交兵，引虎入室，卒至天下土崩，亦各不得其死，作法可不善乎？

□■、晉景公膏肓入疾

《左傳》魯成公八年，晉殺其大夫趙同、趙括。晉侯夢大厲，披髮及地，搏膺而踊，曰：「殺餘孫不義，予得請於帝矣。」壞大門及寢門而入。公懼。入於室，又坏戶。公覺，召桑田巫，巫言如夢。公曰：「如何？」巫曰：「不食新矣。」公疾病，求醫於秦。秦伯使醫緩治之。未至，公夢疾為二豎子，曰：「彼良醫也。懼傷我焉逃之？」其一曰：「居肓之上，膏之下，若我何？」醫至，曰：「疾不可為也。在肓之上，膏之下，攻之不可，達之不及，藥不至焉。不可為也。」公曰：「良醫也！」厚其禮而歸之。六月丙午，晉侯欲麥，使甸人獻麥。餽人為之。召桑田巫，示而殺之。將食，脹如廁，陷而卒。

論曰：宿冤之報，古有然矣。或曰鬼果有知者，或曰心氣所召者，吾嘗見人有虧心之行，多致奇疾異祟。至於懸符以避邪，媒巫以賂鬼，而現世得報焉。然亦有殺人而享長壽者，何耶？豈鬼亦有靈有不靈耶？抑將有所待耶？

□一、吳主嗜殺

吳主孫皓，每宴群臣，咸令沉醉，置黃門郎■人為司過。宴罷之後，各奏闕失。或剝人面皮，或鑿人眼睛。由是上下離心，莫為盡力。晉王濬上書武帝曰：「孫皓荒淫凶逆，宜速征伐。若皓死，更立賢主，則強敵也。願陛下無失事機！」晉咸寧五年冬■一月，大舉兵分道伐吳。吳將迎降，遂滅吳，執皓。

論曰：皓乘江東三世之資，恣重兇暴，以狂樂飲人而罔罪快刑，桀紂何加焉？至青蓋入平湖，雖天運有終，而樓船鐵鎖，固皓為之■纒也。他日語足折充，佞能卒歲，後猶稱其才也。不足觀矣。

□二、嚴延年母識天刑

延年，漢宣帝五鳳元年為可東太守，陰鷲酷烈，冬月論屬縣囚，流血數里。河南號曰「屠伯」。母從東海來，見報囚，大驚，便止都亭，不肯入府。因責延年曰：「幸得備郡守，專治千里，不聞仁義教化，生全愚民，顧乘刑罰立威，豈為民父母意哉？天道神明，人不可獨殺。我不意當老見壯子刑戮也。行矣！去汝東歸，掃除墓地耳。」後歲餘，延年以誹謗棄市。

論曰：「有此母乃有此兒，天何以報此母乎？天道無親，唯與善人。蓋延年之報，非母所得掩也。故仁人乃能事親。」

□三、李廣終身不侯漢李廣功高數奇，終不得侯。一日，謂術士王朔曰：「廣部下皆中人耳。借廣力封侯者數人，廣卒不封，豈相不當侯，抑命也？」朔曰：「將軍自念之，或嘗有所恨乎？」廣曰：「為隴西守，羌嘗反，誘降八百人，皆同日殺之，至今為恨。」朔曰：「禍莫大於殺已降。此將軍之所以不侯也。」先廣以罪失位，出獵至霸陵。霸陵尉不為禮，廣銜之。後廣復位為將軍，以術取尉，置麾下殺之。漢元狩四年，廣同大將軍衛青擊匈奴，失道當斬，亦引刀自刎。

論曰：廣善射，得士卒死力，稱漢「飛將軍」。報怨殺降，福量固不宏哉！功高不侯，既殺身而滅名，至李陵臣虜而宗遂滅。天之報廣，若或過焉。然而三世為將，道家所忌，君子已言之矣。

□四、齊桓公殺弟糾

《左傳》：齊襄公私文姜，殺魯桓公，為無知所弑。國中亂作，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，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。魯侯伐齊納糾。小白自莒先入，是為桓公。使鮑叔帥師取公子糾於魯，殺之於生竇，以管夷吾為相，稱霸焉。公好內寵，如夫人者六人。長衛姬，生武孟、無虧。少衛姬，生惠公元。鄭姬生孝公昭。葛嬴生昭公蕃。密姬生懿公商人。宋華子生公子雍。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。雍巫有寵於衛共姬。因寺人貂以薦饑於公，亦有寵。公復許之立武孟。周襄王九年■月乙亥，齊桓公卒，五公子爭立相攻。宮中空，莫敢棺，屍在牀上六■七日，屍蟲出於戶。易牙與寺人貂作亂，殺群吏而立武孟。至■二月己亥，乃棺。辛巳夜殯焉。武孟三月死，宋襄公以諸侯兵納公子昭，是為孝公。孝公卒，弟蕃殺孝公之子而自立，是為昭公。昭公卒，商人復弑昭公之子舍而自立，是為懿公。懿公被弑，齊人乃迎衛姬公子元而立之。齊禍始乎。

論曰：甚矣，天之禍淫也。淫者陰氣，陰則殺傷隨之。故齊襄內行不修，身死而亂及子孫。生竇之慘，天其以報襄乎！至桓公以殺弟稱霸，陰孽成疾。及庶子一死，而內亂如糾之死者三焉。屍蟲出戶，牀第之風流乎？偏反之遺臭乎？

□五、唐太宗喋血三朝

唐高祖李淵有三子，長曰建成，仲曰世民，季曰元吉。惟世民英武絕世，有帝王度，人皆歸之。高祖起兵關中，皆世民力，故卒成帝業。淵以建成實居長，立為皇太子，封世民為秦王，元吉為齊王。內外征伐，世民實任之。因以平薛仁果、王世充、竇建德、宋金剛、劉武周、劉黑闥等，前後親歷百戰，世民功多焉。元吉素多凶德，建成長而無功，構隙相傾，以危世民。武德九年，建成夜召世民飲而鳩之，吐血數升得解。上謂世民曰：「首建大謀，削平海內，皆汝之功。吾欲立汝為嗣，汝固辭。觀汝兄弟似不相容，吾將遷汝居洛陽，如漢梁孝王故事。」將行，建成、元吉謀留之，不得住。又遣散秦府驍將，以益諸軍。忌尉遲敬德勇，譖於上，將殺之，世民固請得免。以上命逐房玄齡、杜如晦、程知節等。秦府智勇，驅遣將盡，相與謀殺世民益急。是時，世民腹心惟長孫無忌、尉遲敬德等數人，勸之決計。六月四日，世民率長孫無忌等伏兵玄武門。元吉、建成亦皆勒兵入朝。至臨湖殿，世民

返射建成，殺之。敬德射殺元吉。上聞變，曰：「不圖今日乃見此事。」遂降手敕，內外諸軍皆受秦王節制，以世民為皇太子。乃更殺建成、元吉諸子□人。帝自稱太上皇。八月，秦王即位，是為太宗。貞觀□六年，太子承乾謀反，魏王泰亦圖相傾。帝不知所立，因自投於牀，舉刀欲自刎。褚遂良止之，遂立晉王而幽諸子於遠州。及高宗朝，武后殺宗室，滅太宗子孫殆盡。

論曰：手足而生疔毒，良約敷之不痊，則潰及腹心。割瘡斷肉者，輕重之勢也。太宗不殺兄弟，兄弟必殺太宗。太宗死而元吉復謀吞併，則宗社亡而神民無主，天治亂之大關也。鴟■破斧，何累東山，所以有間然者，誅其身而復夷其後，彼孰非高祖之子孫乎？他日太宗兩子相謀，親見其事，投牀拔刃之時，雄心盡矣。蓋猛虎萬物咸伏而不能不受害於毛間之蟲，力之所能及也。當時武氏已在後宮，形之讖卜，得非巢刺之榻，兆其穢乎！黃台瓜盡，始於豆釜箕然，比周公蔡仲之封，為不可及也已。

□六、齊蕭鸞滅宗

南北朝齊蕭鸞，既殺諸王，遂弑其主而自立。以兄子遙光為揚州刺史，立寶卷為太子。鸞有疾，以近親寡弱，而高武子孫猶有□五人，欲盡除之。遙光力贊以為當，以次施行。每屏人語畢，鸞遂索香火，嗚咽流涕，明日必大有所誅。遂殺河東王鉉等□人，太宗世祖及世宗諸子皆盡。鸞殂，寶卷立，臨喪大笑，以君臣為戲。與左右刀，敕殺大臣江■、江祀、蕭坦之等，常以夜三四更，鼓聲四出，火光照天，幡戟橫路，遇人則立殺之。嘗至沈公城，有孕婦臨產，不能避，因剖腹視其男女。士民震驚，樵蘇絕路。又好擔幢，戴金箔帽，著織成褲褶，乘馬馳驅，晝夜不息。大起芳樂、玉壽等殿，窮極綺麗。鑿金為蓮花以貼地，令潘妃行其上，曰「此步步金蓮也。」百姓困盡，號泣道路。與潘妃在宮為戲市。巫覡詐云：「見先帝大嗔。」遂縛孤為高帝形，跪斬之，懸首苑門。及梁蕭衍起兵入建康，寶卷以金銀為鎧，飾以孔翠，騎馬宮殿，遊戲如常。雕鏤雜物，督工倍急。左右御刁、法珍等謀為內應。寶卷方在含德殿調笙歌，遂入斬之，諡為「東昏侯」，誅法珍及潘妃，盡滅齊宗室而梁代。

論曰：卷為蕭鸞之子，鸞之所以為卷慮者，悉當其索香火流涕之時，惟恐高武之子孫有一之不盡，為吾後患。而不知為後患者，非高武之子孫也。不過代蕭衍先為屠滅耳。出爾反爾，貽謀燕翼，夫豈有毫釐之爽哉？

□七、呂后殺戚夫人

呂太后，漢高祖妃也。剛毅有謀，佐高祖定天下。所誅大臣，皆出后力。生孝惠帝，為人仁弱。高祖嘗欲廢之而立戚姬子如意。賴留侯不果。高祖崩，后囚戚夫人，鳩趙王如意，斷戚姬手足，去眼耳，飲暗藥，使居廁中，命曰「人彘」。孝惠感憤崩，后稱制，自臨天下，封諸呂為王，女弟女為列侯，以所幸審食其為丞相，使呂台、呂產、呂祿統南北軍。又以女呂嬃殺趙王友、趙王恢。三月拔還，過枳道旁，見物如蒼犬，據后腋中不見。卜之云：「趙王如意為祟。」遂病，斷其腋，時見戚夫人若追索者。呂后四體潰裂，暴崩。諸呂欲作亂，用平、勃謀入北軍，軍皆左袒。朱虛侯劉章誅呂產，捕斬呂祿等，而笞殺呂。諸呂俱族。審食其為淮南王所殺。至後漢光武時，赤眉發掘后陵，割辱之而去。

論曰：呂后，雌龍也。開國承運，配天而出，間氣之在陰者歟？使平、勃不，漢天下其未可知也。觀其鳩殺如意，糟戚姬，則一毒婦人耳。戚曰：「使呂為鼠，吾當為貓，以報此冤。」斷腋而死，能幾日乎？故垂之以為妒鑒。

□八、袁紹一日而殺二烈士

漢獻帝興平二年，張超守雍邱，為曹操所圍。時故吏臧洪、袁紹表為東郡太守。超曰：「惟臧洪當來救吾。」眾曰：「臧曹方睦，洪為袁用，必不能敗，好以抗曹。」超曰：「臧子原天下義士也，必不肯本。」及洪聞難，徒跣號泣，從紹請兵以赴難。紹不與。請率所部以行，亦不許。雍邱遂潰，超自殺。洪由是絕紹不復與通。紹怒，興兵圍東郡。歷年不下。以書諭之，答曰：「僕，小人也。中因行役，遂竊大州。自謂究竟大事，共尊三室。豈意本州被侵，郡將遭危，請師見拒，辭行被拘，使洪故君遂至淪沒。區區微節，無由獲伸，此洪所以忍悲揮戈、收淚告絕者也。」城中糧盡，將士皆煮筋掘鼠而食，莫有叛者。男女七八千人相枕而死。城陷被執，紹殺之。時洪邑人陳彥素為洪友，謂紹曰：「將軍舉大事而殺忠義，豈合天意？」紹慚，使人牽出欲殺，彥曰：「仁義豈有常，蹈之則君子，背之則小人。今宜與臧洪同日而死，不與將軍同日而生也。」遂並殺害。左右皆竊歎曰：「如何一日而殺二烈士？」後袁紹卒，為曹敗，殺其二子譚、尚，遂滅。

論曰：人之云亡，邦國殄瘁，善人國之寶也。臧洪不肯故吏之恩，臨難仗義，可謂壯士。紹不知服而用之，執而賜戮，並及其友，尚能得士心乎？後曹操得漢壽亭侯，厚禮而不降，卒縱之歸漢，曰：「此義士也！」夫操之霸業終成，紹之族黨以滅，得失之所由分也。

□九、劉琨妄殺謀士

晉劉琨有志晉室。在並州，歸附甚眾。怒獲軍令狐盛切諫之，殺之，琨母曰：「汝不能駕馭豪傑以恢遠略，而專惡人勝己，其敗必矣！」盛子泥奔漢，具言虛實，為嚮導，引劉粲、劉曜寇並州。琨收兵於常山，不能救。父母皆被害，琨亦為段末所殺。天下惜之。

論曰：劉琨處晉室式微之日，而能鳴劍從王，舞衣憤義。雖事功不成，志氣過人遠矣。惜其量盈器滿，中懷刻，殘殺善人，奄然憔悴，又安怪聞難之業不終？昔公孫瓚之殺劉虞，袁本初之殺田豐，皆以忌勝掩功，任性肆虐而成業；淪亡，身死人手。歷觀反覆之君，鮮不同轍，哀哉！

二□、宋子業淫暴無道

宋主子業，狂暴好殺，誅戮大臣柳元景、顏師伯、沈慶之等。與姊山陰公主每出同輦，納其姑新蔡公主謂之謝貴嬪。山陰淫恣尤甚，子業為置面首左右三□人。幽諸父湘東王■等於殿內，為豬王、驢王。殺王之號，以木槽盛食，裸衣泥水中毆捶陵曳，無復人理，常欲殺而復釋之。嘗召妃主於前，強左右使逼辱南平王鐸母姜氏，不從，怒鞭一百而殺其三子。使宮女裸逐華林園，一女不從，業斬之。夜夢女曰：「我已訴上帝，悖虐不道，明年不及熟矣。」於是與群巫射鬼於竹林堂。左右抽刀殺之，公主皆賜死。

論曰：子業奇惡，蓋有貽謀焉。當孝武誅凶劭而入立，不能撫國疚心，乃沉湎喪志，淫亂宗女，使骨肉狼藉，誅死相繼，蓋天丑其行而生業以報之耶？亦氣之所感耶？劉裕以好殺開國，子孫相承八世而六主被弑，貽厥孫謀，寧無報乎！

二□一、宋明帝自滅其宗

宋明帝，湘東王■也。以子業無道，故弑而立之。晉安王子勳自以居世祖之穆，即位改元，諸州皆應。宋主討平之，遂疑兄弟子多，恐不利己，於是殺其兄子安陸王綏等□三人，世祖二□八子皆盡。乃宋王竟無子，嘗以宮人陳氏，賜嬖人李道兒，迎還生昱，立為太子。及昱立，自以為李道兒之子，著小褲衫，夜宿客舍，晝臥道旁，微行巷陌，稱「李將軍」。性酷好殺，一日不殺，則慘然不樂。每出則從者皆執挺矛、鋸鑿，道逢無免者。民間擾懼，路無行人。嘗自詣中領軍蕭道成第，畫腹為的射之。幾死。與左右登台岡睹眺，偷狗飲酒。道成令校尉王敬則弑之，遂滅宋，國號「齊」。宋之宗室無少長皆殺之。

論曰：剪枝傷根，借流續源，乃生狗彘，毒氣鍾焉。時當旁聞，天地陰殘，故豺冕而猴冠。

二□二、石虎滅三□八孫

趙石勒稱皇帝，立世子弘為太子，以石虎為太尉。虎恨之。及勒卒，太子弘立，虎自為丞相，加九錫，殺弘而自立。作太武殿於鄉國，東西宮於鄴。皆■以文石，以漆灌瓦，金鏤銀楹，珠簾玉壁。選士民之女以實之。服珠玉、披綺者萬餘人。皆教以騎射，著紫綸巾、錦褲，鼓吹遊宴。又徙洛陽鍾、九龍、翁仲、銅駝、飛廉於鄴，功費數千萬億。悉發前代陵墓，取其珍寶。惑沙門之言，以為胡運將衰，晉當復興，當苦役晉人，以厭其氣。虎遂發近郡男女□六萬人，車□萬乘，運土築華林園。燃燭夜作，暴風大雨，死者相枕。命皇太子宣祈福於山川，因大遊獵，宣乘大輅，羽葆華蓋，建天子旌旗，戎卒□八萬，出自金門。虎登凌霄觀望之，笑曰：「我家父子如是，非天崩地陷，當復何愁？」宣獵縱，所過三州□五郡，無子遺，士卒死者萬餘人。虎覆命少子秦公韜率兵出並、雍，與宣競為雄長。宣忌韜，使人刺殺之。虎聞變，哀驚幾絕，因殺宣及其妻子。窮極慘酷，揚灰於市。遂立子世為太

子。及虎卒，太子世立，其兄遵殺世而自立，以石閔為都督中外軍事。是時，鄴中暴風拔樹，雷震雨雹，大於升孟，太武殿災火月餘乃滅。石閔復殺遵，而滅石虎孫三□八人，帥趙人誅胡羯三□萬，無少長皆坑之，遂滅石氏，改國號「魏」。

論曰：考之《綱目》，石氏縱暴強兵，五胡最狡。當其登台觀二人耀兵之時，豈知轉眼骨肉自相屠割，天地固未嘗崩陷也。天道好還，雖夷狄亦不爽。慘毒殺人亦何益哉！

二□三、竇憲毒殺朝臣

後漢章帝元年，立貴人竇氏為后。后兄憲為侍中，司宣詔命。弟景篤壞，皆立尊要。帝崩，太子肇立。太后臨朝，憲忌都鄉侯暢，遣客刺之於屯衛之中。事發不誅，以憲為車騎將軍，使徵匈奴，進位大將軍，居三公上。兄弟驕恣，奪人財貨、婦女，多不可紀。尚書僕射樂恢，上疏言之，憲迫恢飲藥死。由是，朝臣震懼，無敢言者。竇氏父子、兄弟並為鄉校，充滿朝廷，將謀叛逆。和帝四年，帝命鉤盾令鄭眾同清河王慶勒兵誅憲兄弟，黨與皆棄市。

論曰：憲以椒房之親，立功域外，不能如衛青養尊處晦而行殺掠之虐。器滿則盈，日中則昃，君子知其不終矣。范曄惜其未戮，不新厥績，殆未能知天乎？

二□四、路岩剔結喉三寸

唐懿宗咸通六年，以路岩同平章事。岩自淮南幕府入為御史，不出長安□年至宰相。其為相也，密奏三品以上賜死者，皆使臣剔其結喉三寸，以進驗其必死。與楊收同平章事，岩以賄殺收。及僖宗乾符元年，詔賜岩死，亦取結喉以獻。所死之處，即楊收之榻，人咸咤為奇應。

論曰：人之結喉，剔之斬之；爾之結喉，出之反之。爾剔爾斬，爾出爾反。三寸之間，天道不遠！

二□五、高綽慘惡

齊南陽王高綽，喜為殘虐。嘗見一婦人抱兒，取以飼狗。後以兒血塗婦人，縱狗食。齊王緯聞之，鎖詣行在，至而有之。問：「在州何事最樂？」對曰：「聚蠍於盆，使狙其中。」齊王即命索蠍置浴斛，使人裸臥其中。號叫宛轉，觀之喜噓不已。因讓之曰：「如此樂事，何不馳驛奏聞？」由是有寵。韓長鸞奏其謀反，遂殺綽。齊亦為周所滅，殺緯而夷其族。

論曰：天閔末朔，群陰用事。高齊皆以夷虜之性，妄僭士宇，芻狗生民，恣其虐食，或天亦不仁乎？蜂蠆不能不生毒螫，自殘終歸夷滅，蓋有以需之也。

二□六、閩王信鬼殺叔五代閩王王昶，寵巫信鬼，素忌其叔延武、延聖。巫者林興與之有怨，托鬼神語云：「二人將為變。」昶遂殺之並其五子。又於禁中作三清殿，以黃金數千斤鑄老君像，呼為「寶皇」。晝夜作樂，焚香禱祝。政無大小，皆使林興傳寶皇命決之。由是，中外大亂，逾月，三清殿災，火延北宮數千間。控鶴軍李重遇等攻殺昶而立其妹延義。昶妻、子皆死。

論曰：自剪厥宗，以快人僭。我有寶皇，禍福是問。寶皇不言，王人之譏。宮燼身亡，天道好還。

二□七、閩王曦戲虐五代閩王曦，淫暴好殺。耆舊宗族，多不自保。立尚氏為賢妃，醉中誅殺任意。嘗與翰林學士周維岳飲，曦曰：「維岳身小而飲多，何也？」左右曰：「酒有別腸。」曦欣然命維岳下殿，剖腸視之。以苦諫得免。每醉必殺數人，百官為之股票。指揮使朱文進弑之而自立，並殺王氏宗族五□人。

論曰：咄嗟哉！爾欲剖人之腸，而自不免者何也？有深怪士君子甘立此鳴鼎之前也。

二□八、四其御史

唐則天中，郭弘伯，舒州同安人，仕為寧陵丞。天授中，由革命舉得召見。自陳往討徐敬業，臣誓：「抽其筋，食其肉，飲其血，絕其髓。」武后大悅，授左台監察御史，再遷右台侍御史。大夫魏元忠病，僚屬省候，弘伯獨後入，憂見顏間。請視便液，即染指嘗驗輕重，賀曰：「甘者病不瘳，今味苦當愈。喜甚！」元忠惡其媚，暴語於朝。嘗按芳州刺史李思微，不勝楚毒死，后屢見思微為厲，命家人灑解。俄見思微從數□騎至，曰：「汝枉陷我，今取汝！」弘伯懼，援刀自刳腹死，頃而蛆腐。是時大旱，弘伯死而雨。又洛陽橋久壞，至是成，都人喜。后問群臣：「外有佳事耶？」司勳郎中張元一曰：「比有三慶：旱而雨，洛橋成，弘伯死。」

論曰：吾讀武后紀，多以酷吏以威天下，至以獬豸不學而獨奸之一言，奴隸皆授侍御，蓋以鷹犬畜之，使搏擊大臣，安得弘伯不為四其乎？嗜糞媚人，乃其本色，蓋媚人者乃能殺人。剖腹見厲，勿謂冤之無報也。

二□九、白兔御史唐則天中，王弘義，冀州衡水人。以飛變擢游擊將軍，再遷左台御史，與來俊臣競尚殘刻。暑月繫囚，別有狹室，積蒿施氈■其上，俄而已自誣死，乃舍他獄。每移檄州縣，所至震懼。弘義輒詔曰：「我文檄如狼毒豎葛矣！」始賤時，求旁舍瓜不與，乃騰文言圍有白兔，縣為集眾捕逐，畦無遺，內史李昭德曰：「昔聞蒼鷹獄吏，今見白兔御史。」延載初，俊臣貶，弘義亦流瓊州。自矯詔追還，事覺賜死。

論曰：維兔成之，維兔終之。嗟彼狡兮，維天烹之，爰爰而術，維爾之巧；炎炎冰山，維爾之倒！

三□、酷吏多自殺

張湯事漢，武帝為廷尉。兒時作磔鼠，文如老吏。天性文深意刻，舞智峭狠。武帝好刑名，湯揣摩鉤索，用深刺吏為爪牙，功排大臣，動連黨與。帝稱以為能。由是天下騷動，所株連以千百數。後以奸事為三長吏所奏，武帝疑湯懷詐而欺，使自殺。

義縱者，河東人。素為群盜，以姊幸於王太后，拜縱中郎，復遷長安令。行法不避貴戚，吏民重民，呼為乳虎。按定襄獄，一日殺四百餘人。郡中不寒而慄。武帝幸甘泉，以道不拜，遂棄市。王溫舒，陽陵人也。少時椎埋為奸，已而補吏，以治獄至廷史。事張湯，多殺人，遷為御史大夫。能使罪人鉤索人私事以自贖，無不快意者。遷為河南守，先具私馬五□匹為驛，自河南至長安，皆部吏捕車，豪猾連坐千餘家。上書請大者族，小者死，不過三日皆報可。流血□餘里。人疑其神速，郡中白晝無聲，犬不夜吠。會春天子停刑，溫舒頓足曰：「嗟乎，今冬月益展一月，足吾事矣！」好殺類如此。後有人告其奸利事，遂自殺，夷其族。仇人燒其屍而不得葬。兩弟及兩婚家亦坐他罪而族。人慘之曰：「溫舒一日滅五族。」

論曰：餘讀《酷吏傳》，武帝好刑，其時吏治多仿溫舒，如杜周、鄧都宇成等，皆以酷烈有聲。歲終會獄，府郡及廷尉詔逮，至□萬餘人，蝮驚極矣！而酷吏卒皆以殺身，民益犯法，盜賊滋起，漢由此衰焉。然則，刑何足恃哉！虞廷五人，惟陶無後，秋氣之報亦明矣。

三□一、周興入甕

唐中宗嗣聖三年，武后自以久專國政，篡唐為周，欲誅辱大臣以威之，乃大開告密。周興、來俊臣等皆以殘忍寵用。周興累遷秋官侍郎，俊臣至御史大夫。皆養無賴數百人，網羅無辜，織成反狀。每一獄成，每引陷千百家。其間酷法各有異號，如突地、死豬愁之類。淫刑異常，甚於炮烙。嗣聖七年，金吾大將軍邱神以罪誅，因此告周興通謀。太后密令俊臣鞠之。俊臣方與興推獄畢，對食，給興曰：「囚多不承，何法最快？」興曰：「甚易耳，取大甕以炭圍灸之，令囚入其中，何事不承？」俊臣即取大甕，如興所教，起謂興曰：「有內狀兄，請兄入此甕！」興惶急輸服，請死，流嶺南，為仇家殺於路。來俊臣亦為太后所殺。仇家爭食其肉，士民相賀焉。

論曰：雷碎雹擊，天怒亦不終朝，惟陽春可與悠久焉。武后以陽衰伏匿，陰濕為帝，狐張狼嗥，白日無光，此亦古今一大變也。卒之二賊自齧，骨糜肉爛，甕中之天君獨不及醢離乎？

三□二、黃潛善妄殺陳東

徽宗宣和七年，金人入寇。帝詔天下直言。時蔡京等誤國，人皆知而莫敢言。太學生陳東率諸生上疏曰：「今日之事，蔡京壞死於前，梁師成陰賊於內，李彥結怨於西北，朱聚亂於東南，王黼、童貫結仇於二虜。伏願陛下擒此六賊，肆諸市朝，傳首四方，

以謝天下。」雖帝不能用，聞者快之。及金人虜二帝北去，高宗即位於南京，改元建炎，以黃潛善為尚書左右僕射，嫉害忠良，力主和議，逐李綱，沮宗澤，而帝不悟。東又上疏，請帝親征，以還二帝，留綱而罷善。不報。善等以語激帝，逮東廷尉。東知不免，從容就義。天下哀之。建炎三年，貶善於江寧，得暴疾，自言見陳東而死。

論曰：陳東危言亂朝，以成仁取義，志士不忘之素心也。死之日終能殛奸魂以報憤，東固不死哉！故盡性乃可以知命，朝聞夕死，非東之謂乎！

三〇三、魏拓跋珪三后償冤

魏拓跋珪正始四年，高貴嬪寵冠後宮，悍忌尤甚。兄司徒高肇勢傾中外，相為羽翼，鳩殺魏后於氏及太子昌，立高嬪為后。肇益貴重，潛殺鼓城王懿，變更政令，朝野側目。進位大都督，以步騎五〇萬伐梁。延昌四年，恪卒，太子翊立。肇與侍中王顯謀亂伏誅，立翊母胡氏為太后稱制。神龜元年，以天文有變，鳩高后以厭之。亦如於后之死。胡后好佛喜游，有淫行。侍中元義幽之於北宮。后復謀出，殺義弒翊而立少子釗。及朱爾榮之亂，遂沉胡后於河。

論曰：寵嬖之禍，由來尚矣。類皆擯眾前身，爭榮市色也。夫時過則貌或逼之，勢盛則地將移之，戚眾則忌或叢之，情極則欲將間之，是固天道周復而人欲所必循也。以茲嫡庶工讒，戚孽據位，內無卻席之諫，外有怙軒之寵，遂使綠衣貽譏，黃台蔓禍，斷鼻耳，極其殘毒，豈不哀哉！吾觀三后美鳩相償，愛河共溺，存之以代鸚鵡焉。

三〇四、朱粲啖人

唐武德初，朱粲剽掠江淮，有眾二〇萬。軍中乏食，則命士卒烹婦人嬰兒食之，曰：「肉之美者，無過於人。但使他國有人，爾輩何憂於餓哉？」初以隋著作郎陸從典、通事舍人顏愨楚為賓客，其後闔家皆為所啖。又稅諸城堡細弱，以供軍食。淮安土豪楊士林起兵攻破之，奔菊潭，遂降唐。以為楚王，遣散騎常侍段確奉詔慰之。確乘醉戲粲曰：「聞卿好啖人，人作何味？」粲怒曰：「啖醉人，正如糟醢肉！」促令烹確。遂屠菊潭，奔王世充。及東都敗，秦王執粲斬之，軍士分食其肉。

論曰：始作俑者，其無後乎！為其相人而用之也。率獸食人，猶以為慘，乃同類而相啖，不亦異乎？雖然，粲之食人，滿腹而飽也，終以身償也。若夫弱肉強吞，伏弩椎刃，其為啖也多矣。蓋粲啖人之血肉，又有啖人之骨髓而甘心者焉。嗚呼！人之相啖，何時已乎？恐不能逃天之啖耳。

三〇五、宋元易祚

宋少帝顯為元虜時，方四歲，封瀛國公。及元世時，帝漸長，相習無忌，得配公主。嘗與內宴，後有僭欲殺之者。世祖終未果。少帝聞之，懼，密謀乞為僧，往吐蕃學佛法，因挈后、公主、姬御遁居沙漠，射獵與元人無異。髡剃長子為僧，名完普。復生一子異常。時元明宗為周王，亦居沙漠，與少帝、公主往來甚洽。見少帝幼子愛之，乞於其妻邁來的為子，更名帖木兒，即元順帝也。後明宗嗣位崩，再傳文帝崩，順帝立，遂失天下於明。太祖時，元後大臣俱被俘戮，與宋相類。惟順帝之子愛猷識理達臘率散騎渡鴨綠江逃去，蓋宋子孫云。